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貞觀政要卷第二　　戈直集論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 凡八章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省。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南路。隸山

東臨淄。縣名、今屬益都路、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隸河東。唐制。縣置尉掌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潜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剌王以玄齡及杜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

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令平聲、衣去聲、潜引入閤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奏之職。貞觀元年。遷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唐制、史館有監脩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戶、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此言千三百戶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寛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踈賤。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後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揆。（舜使禹宅百揆、端揆者、相位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字、）一朝忽無良相。（朝音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玄齡遂止、）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焉、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群鳥於南荒、弭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竝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己陋之至鄙、害它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增繳之

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已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受任為難而為國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群材蟻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齡特以度支關天下利害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寧任於己而不庇凡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衷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斂之臣故寧抱乏材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員寧受吝權之識而不忍冒昧以與下此其所以號稱名相歟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直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斷於上而為一時之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事矣觀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能不自用也由是言之無它技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齡之賢所以為不可及也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其用梁公之用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為興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

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興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餘見下文。京兆萬年人也。京兆。郡名。今奉元路。萬年。縣名。今咸寧縣。隸陝西。武德初。爲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俄遷陝州今仍舊隸河南。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唐制。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長史其貳職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爲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兼文學館學士。太宗爲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詢訪討論。學士其職也。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旨之政。俄遷兵部尚書。唐制。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其官者。皆詔除而非正命。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知。

猶主也。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按史傳。如晦進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劉氏昫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用。房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房杜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邪。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櫜韉。以基帝業。閫外之臣。皆以功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任公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貞觀之賢相。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以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為名相矣。未可以為畏相也。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令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秘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賢者同列。恥已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真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為文。召之。徵進十策。密奇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鉅鹿人也。（鉅鹿。郡名。今順德路鉅鹿縣。隸河東。）近徙家相州之內黃。（相。去聲。相州。今彰德路。隸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

武德末。為太子洗馬。（洗。音跣。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衆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即容切。）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為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數。音朔。）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諭也。）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

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弑。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公用之。公以為大夫。後為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複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為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寸。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璞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冶。陶鑄匠也。〕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後以罪廢為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烏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

授太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為造（為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

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灑祔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從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倖內不修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責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

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曾氏鞏曰太宗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呂氏祖謙曰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而不以事形迹為美以後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讜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之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

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

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己任唐史以為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

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其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性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做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勳者逼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傳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横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玠以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為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是一弊政而已出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適用人之非間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叅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見下文**太原祁縣人也**太原郡名今冀寧路隸河東祁縣今仍舊**武德中為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総司經典膳藥**甚為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嶲州**嶲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

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貶嶲州。屬羅羅斯地。今為建昌路。隸雲南。建成誅後。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秖為不聞己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温彥博。（字大臨。幷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預謀。召入為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謚曰恭。）戴胄。（字玄胤。相州人。性明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簒。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號稱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與珪同知國政。

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平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劉氏煦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玆。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陳氏惇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一己。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為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為能。子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皐陶陳謨。分為九德。亦欲多方而叅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此。且復一二而為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其易。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邪佞之言。所以秉間而入也。然則太宗之為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蓋亦有愧於皐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為詹事主簿。珪為諫議大夫。是珪為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與徵上下其論。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為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

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為長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

京兆三原人也。

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今屬耀州路。隸陝西。

大業末。為馬邑郡丞。

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朔州路。隸河東。丞。守之貳也。

會高祖為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

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隸淮東。至長安。即關中。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聲。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祏功。銑。音跣。祏。音石。蕭。姓。銑。名。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姓。公祏。名。為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叛。又詔靖副孝恭討之。擒獲遂平。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州者為大都督。長史。其上佐也。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尚書。其長也。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軍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進擊突厥定襄城。

破之。定襄。郡名。今忻州。隸腹裏。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土曰磧。地在塞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江切。後同。可汗。蕃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弟。名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之地。遣使入朝

謝罪。（使去聲後同）請舉國内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贊道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唐儉（字茂約。并州人。聞隋政日亂。說秦王建大計。為天策長史。）攝戶部尚書。（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書其長也。詔除而非正命謂之攝。）將軍安修仁（安姓。脩仁名。）慰諭之。靖謂副將（去聲）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王世充。為洧州長史。挈城歸高祖。授檢校鄒州別駕。李勣等啓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為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

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漠之地。）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可汗也。）

耻其雪乎。群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後世臣下稱萬歲者本此。尋拜靖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户。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之名。其孫葉延。遂以其名為氏。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討匈奴有大功。去病尚公主。及亡。詔與主合葬。起冢象盧山。築闕象突厥内燕然山。燕。平聲。吐谷渾内積石二山。以旌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亡四字疑誤。十八年。上幸其第問疾。上將伐遼東。靖入閤賜坐。謂曰。公南平吴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贈司徒。

謚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而能依乘風雲。勤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忠智。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吴。北破突厥。西走吐谷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群臣。皆不足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一人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手。要必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成幾敗為奇兵。太宗旁擊為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特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也。異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問。顧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事也。嗚呼。即其所至而論。靖可謂知兵之聖者歟。世以英衛並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會稽餘姚人也。（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貞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去聲）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乃亂切，一音儒。勝，字平聲。）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喪過禮，（喪，平聲，後同。）哀容毀顇，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搉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葬具也。）贈禮部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

太宗手勑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秘書之所。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平聲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平聲、後同。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國史焉。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大夫。無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詣其靈帳讀訖。

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國公唐儉、英國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

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忠稱。補過弼違。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

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馬餘見下文。曹州離狐人也。曹州。今仍舊隷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為左武候大將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為盜。勣往從之。密初從楊玄感起兵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為主。號魏公。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卿。復反誅。以密後為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為太尉。矯隋主侗策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擁衆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後謁秦王。上策擒竇建德。拜上柱國。後遷大總管。破龜茲國。為流矢所中而卒。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啓密。使去聲。後同。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濬州。隷腹裏。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以別昭穆。宗室居之。封其父蓋為濟陰王。濟。上聲。瀆名。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之職。尋加勣右武候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

盜反叛伏誅。勣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上軍也、）葬於黎陽山。（在今濬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政勣、力屈降之、收勣父為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勣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為稱職。（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解音懈、）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畢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為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東宮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囑、）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覆、音副。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籌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為州縣、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白衛霍。漢將韓信、秦將白起也、見前註、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奉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諡曰貞武、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何可得而使也。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以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故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知人帝其難之。信矣。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諭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貳。至于刑牲歃血。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荀息欲人之惇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為穢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呂氏祖謙曰太宗以勣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吳起與田文論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盖勣之賢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任宜其敗也

葉氏適曰勣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固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重則非不負者能之如立武氏之諺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柰何利害所在彼其不學誠不識此竊以周勃之少文幾陷呂氏之禍以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皆不學無術所以致也況勣以一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如此哉

愚按太宗英武將畧優於漢高至於知人料事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者李勣之事是也自今觀之勣之為人外若純慤內任術數非持太宗不能知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勣始事翟讓讓為李密所誅勣不能死後為竇建德所虜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勣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雄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之小節遂謂可以託孤過矣太宗之將終也黜勣為疊州都督謂太子曰勣若即行汝用為相若不即行汝必殺之勣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可謂精矣孰知勣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厥後武氏之立竟以勣一言而定而唐之子孫幾盡於武氏之手盖太宗以術數待勣故勣亦以術數報之固不暇為唐社稷計也勣之將死告其弟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舉兵覆宗至毀冢而暴骨嗚呼勣所任之術數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

字賓王家貧耆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而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贈使入關

（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餘見下文）博州茌平人也（茌士疑切博州今東昌路茌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貞觀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常何之家（常姓何名史無傳）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令平聲後同）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累除中書舍人（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

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年歷遷中書令（令如字）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平允（處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鼻）多稱朕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為調藥周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為何陳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爲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己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爲。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尤偉矣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現 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鉗巨淹切 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 令平聲 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

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衆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能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鑒煬帝之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 冀憑直言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 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 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處上聲 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相去聲。 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補闕。 隨入。預聞政事。有

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閣

孔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駁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謀必衆知缺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許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

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茍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覽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閣或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閣儀最為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閣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閣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

(子因徉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徉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為趙王倫所廢。矯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遹、愍帝太子。為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為丞相。)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彝、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之辭)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遹安內肅々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之勵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宮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為主旣而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況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群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

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真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己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己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資蓋公之一言；仁傑之成中興之功，賴行沖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己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之長也。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宮臣。武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專責宮臣，遂流嶲州。貞觀初，王珪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待凍泮，帝怒，廢為民。、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則為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杜正倫相州人，隋世舉秀才。貞觀初，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驩州。顯慶初，遷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秘書少監必去聲。唐制，秘書監之貳職也。虞世南、著作郎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

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遷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稱去聲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龍逄、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不免孥戮。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為君不易。以豉切。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馴音循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樂音洛仍賜絹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奬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為喻。使臣下知觸忤之必無罪。則將犯顏而進諫也。且龍逄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聰明英睿。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戮諫臣以為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境之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為斬袪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重平聲。夷吾射鉤事。見任賢篇注。勃鞮、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勃鞮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鞮逐斬其衣袪。重耳奔狄。後重耳歸晉。即位為晉君。懷公之黨欲弒之。勃鞮欲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鞮曰。臣不敢以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國。其無蒲狄乎。於是見之。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

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来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鞮為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袪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懐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懐公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鞮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悉井切）恒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臣諫欲令（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慴（慴音輒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恐懼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不厭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来（比音鼻）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

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霍)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大。吾之好佞而惡直。樂諫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筍溢几盈。一日萬機。在今猶昔。而論事之誠。頻爾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徵屢論矣。今猶此問。徵以愛身畏罪為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赴鼎冒刃為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責。復為敷求也。)

(愚按貞觀十一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貶矣。尚韋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開導聽納。至謂群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徵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

矣。如屬文之士。屬音囑 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愆與僁同 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中去聲 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勗之。勗吁玉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群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六年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 禹雕其俎。俎薦肉之器雕鏤飾也 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綉作也 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疋 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不當。當去聲 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比音鼻 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為去聲 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仍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

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獒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王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時有美人侍側。美人、女官、九員、充世婦之數。本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瑗、武德末、為幽州都督右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後瑗傳首至京師。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管仲著書十八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

滅之。之猶往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去上聲。後同。已上王珪述管子之言。以為喻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還其親族。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汎待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為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懟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不吝改過。人之所難。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給事中唐制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

（世立。而趙高弑之。子嬰立。而遂降于漢。）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去聲）愼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

（今龍興路、隸江西。）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註。）章華就。楚衆離。（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不思量。（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易以豉切）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唯並音葦、）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為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己。以賤投貴。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小吏在擾攘間。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獲寵遇。洛陽之役。懇切跡諫。遂有回天之力。惜乎匪人淫慝。厭疾忠誨。功無成。而遷播之禍至。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欲爲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之爲人君者。未嘗不是堯舜。而未必爲堯舜之所爲。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所爲。如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歸也。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爲堯舜者。在於力行。而不在於空言。苟其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怒。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人也。高祖問周昌曰。我何如主。對曰。桀紂之主。太宗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對曰。此役不息。同歸于亂。夫二君。三代而下之英主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自儆。故不敢為桀紂之歸也。]

[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朝諸侯焉。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它日飛山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氏。]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任牧人而牧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為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為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檛檛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應平聲)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況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喻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

（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隷甘肅。）嘗有臺使至州境。（使。去聲。後同。）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州鎮。（比。音鼻。）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缾。金椀。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十四兩為鎰。）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字。）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己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亹亹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咈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縣今仍舊屬陝州隸河南）皇甫德參（皇甫複姓德參名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訕所諫切）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懷王傅上書陳事多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為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段（令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與此章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太宗克己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薰蕕萑葦寧有既耶

愚按為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參遂擢高官賚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

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礮激而然耶。向非徵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棨區區一縣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尤可為徵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域。西夷之國也。立葉護可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嗣其兄射匱可汗。乃號葉護可汗。是年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又令人多賷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不為之為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使如字。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鑾輿在前。輿。漢書作旗。屬車在後。屬音囑。漢因秦制。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為。施。平聲。皆邈過三王之上。邈音莫。柰何至此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也。受漢禪。國號魏。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

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因其織皮之貢。而即敘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覩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使人通氣生胃。謂曰。卿進藥石之言。謂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季輔後為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以況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媸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之清鑒。比之於金鏡。可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夫音扶。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

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遞曰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恠其言。及還。遂賜死。

對曰。陛下撥亂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稱去聲。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上至太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無若丹朱傲。皐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而禹益皐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徒。無禹益皐陶箴規之戒。可勝嘆哉。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群臣。類多諛說之風。其間諫諍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欲群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宮苑之官穆裕穆姓裕名。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十七年。立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間從容而言。乘平聲。間去聲。從即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夫音

扶、虞。上聲、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奏籍田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已能納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艷后擅權。諫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無事可諫。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 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納通奏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禮法。性約素。嘗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撿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後同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洛。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後同。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令、平聲、後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温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其父康在日。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曰。群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踈。徵曰。以臣度之。(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時為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謫。(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

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恥過作非為戒。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斷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罷已停冊。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況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不立。亦多以色而舉。況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為君。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已。厥後士彠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曰。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關東：潼關以東也。尋有勑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為：去聲。後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勑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輙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為此之為如字)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後同)右僕射封德彞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勑三四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彞重(平聲)奏。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勑。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勑。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解音懈)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比音鼻)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如字後同)人無鬭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

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勑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去聲）國恩。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後同）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録囚。恤鰥寡。）縣令。（唐制。縣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甿。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親獄訟。）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絹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惇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宗即位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為法者矣。然徒知其為信。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歷陳其目。謂原免逋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

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權萬紀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為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侍御史唐制掌糾舉百寮及入閣承詔推彈雜事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訐居謁切數蒙引見數音朔見音現任心彈射彈平聲下後同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令平聲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度待洛切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群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疎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等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況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是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是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是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己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彦博謂徵曰。（令平聲後同）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彦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矍厥縛切驚悟貌）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

號。子孫傳世。福禄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按通鑑、徵又曰。稷契皐陶良臣也、龍逄比干。忠臣也。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別。不若曰。臣願為稷契皐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逄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是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皐陶。苟有犯顔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然無間。而后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以自為疑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仆碑之兆。已見於此。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秦山也。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

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
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
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
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
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千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

呂氏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可以為稷契皐陶之良不從則亦不失其為龍逢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良固未甚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為堯舜不從之則為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專謂之良臣可也而囧命則曰咸懷忠良商紂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
岳牧等屢請封禪去聲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群臣等又稱述

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令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猶密。罻音蔚 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而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使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恠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徵。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恠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其胥訓告。胥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諂修蕩上心。請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

過歟。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王。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秦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為魏徵計者。惟當援古据経。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秦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罽羅猶客。倉廩尚靈。執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据。為君者昧於上。為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反諸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名愔。太宗第六子也。）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録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與）其子為千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平聲。後同。）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以豉切。古語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也。故議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流。（為如字、橫去聲）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輙禁不言。頗是專權。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紾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儉、齊清河王岳之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為治中。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勵風俗、有聲、入為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百工繕作之政）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後同）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召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烏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紊太宗方鼎新三省復脩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輩謝非其所當謝微魏徵之言君臣蓋負以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為南衙以樞密中尉為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

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啓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易以豉切後同）得相共輕蔑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

正色而諫曰。當今群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傳去聲 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卽是公。用之為卿。卽是卿。若不為公卿。卽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輙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 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大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貸之狀。凌平聲 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為祭酒 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 今凌敬為人作碑文。為去聲 教

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説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愛生活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擧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比音鼻。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来服。應由德義所加。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聲。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来。不悅人諫。雖黽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孫伏伽貝州人。武德中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誼臣。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户、州屬户曹。柳。姓。雄。名。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少。去聲。唐制、徒刑五、一年至于三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為。去聲。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

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昃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為法。豈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

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拒諫。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昔者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咈。終其身於一日。果何迴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孳孳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